河流与湖泊｜千岫拥翠波 三江画图开——奉化江纪行之剡江篇（1）

​ 沈国民

朋友，你到过奉化江的上游剡江吗？那可是美不胜收，有着水乡江南浓浓的“水文化”意境之地。

奉化江和姚江为甬江两大干流，是巍巍四明山孕育出的一双孪生女儿。

清人徐兆昺编纂的《四明谈助》记，蕙江（即奉化江）“水出大晦山，逾江口，会于句章乡三江口”，最早确认了剡江上游晦溪，为奉化江正源，已为现代地质学所认可。

奉化江干流，从源头起分段称晦溪、剡溪、剡江，在鄞奉交界处的方桥与县江、东江水汇合之后，始称奉化江，至宁波市区三江口与姚江合流，总长98公里，流域面积2223平方公里，是鄞奉平原的母亲河。

剡江和县江、东江，构成奉化江上游的三大水系，它们在崇山峻岭间奔腾不息，在沃野平畴里逶迤流长，以甘美的乳汁哺育两岸人民，谱写着千年流传的岁月春秋，以供后人世世代代地崇敬与瞻仰。

晦溪发源于四明山东麓、奉姚交界、海拔975米的秀尖山，因流经大小晦岭而名。晦溪，从源头至公棠村全长38公里，蜿蜒在奉化雪窦山南麓的崇山峻岭间。

与晦溪邂逅的第一个村庄叫壶潭，因溪水在这里冲出了一个壶形的大水潭而得名。这大山中的小村，是当年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红色堡垒村，涌现出了周乐天、周树春、周鸿耀等七位革命烈士，如今他们安卧在壶潭后山，每当溪流染上映山红的嫣红，总有络绎的人群前来瞻仰缅怀。

潺潺溪水一路欢歌，到溪北形如石笋的笔架和溪南的天灯山间，忽然形成一个美丽水湾。在水湾南岸，就是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娘家葛竹村。王姓祖自万竹（今属奉化大堰镇）迁来，因为“葛”字和繁体字“万”字相似，以此名村以示不忘祖地。蒋介石儿时曾在外婆家的溯源堂里读书。那年盛夏，塾师姚宗元以竹为题命学生做诗，少年蒋介石隔窗遥望，挥笔写出了“一望山多竹，能生夏日寒”的佳句获得赞誉。后来蒋介石怀念在外婆家度过的愉快日子，在村里设立了武岭学校分校，至今其旧址仍屋舍俨然，它和古朴的王采玉故居、堂皇的王氏宗祠溯源堂、中西合璧的王采玉的堂侄、国民党中将王震南故居明德堂一起，引来中外游客的频频探临。明德堂中堂墙上挂蒋介石亲手题“乡国重望”四字，是对其舅王贤甲八十大寿的赞词，其下12块寿屏上刻邵力子撰文的《王云梯先生（贤甲）八十寿序》。

晦溪绕过一个大弯，就接纳了它的第一条南来支流——发源于撞天岗的左溪。左溪是宁波市生态保护区，两岸高山密林里栖息着白颈长尾雉、勺鸡、画眉、苍鹰、游隼、白腰文鸟、斑鸠等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。

此交汇处有一山岭和村都叫驻岭，相传黄巢率兵南下时经过此地，过一岭时近黄昏，又过一岭时天色已黑，即驻扎宿营，所以沿溪有小晦岭、大晦岭、驻岭地名。

稍东行，又有一支北来的茶坑水汇入，我发现坑口一座古朴典雅的石拱桥好眼熟，抚摸着桥身上“金井桥”三字，忽然记起陈列在溪口蒋氏故居的一张照片。原来，这里是当年蒋介石去外婆家的必经之道。1949年4 月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，最后一次去葛竹村省亲时曾在此桥憇坐，随行的蒋经国给父亲留下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中的蒋介石，一脸落寞，却不失风度与威严。

此后，溪水又一路向东欢歌，与支流筠溪、东岙溪一一相逢，携手捧出了“浙东明珠”亭下湖。

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蒋介石就有在此筑坝建人工湖的设想，但终因时局动荡末能如愿。上世纪70年代，经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勘测设计，在1977年7 月由省水电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在高岙村开始筑坝施工，1983年5 月大坝封孔蓄水，1985年7月竣工，9 月交付使用。

亭下湖坝以上主流长30.4公里，控制流域面积176平方公里，水面5.9平方公里，蓄水量1.53亿立方米，相当于七个杭州西湖。湖区林茂幽深，湖岸线长达42公里。湖面因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自然地形成内、外两湖，和一条长5公里的峡谷。湖上波光潋滟，周边青山环峙倒映，山岚水色、天光云彩、岸曲岛呈，是AAAAA级雪窦山风景名胜区的三大景系之一。

因它的地貌水文酷似台湾日月潭，所以两湖也被合称“姐妹湖”。 当年，为完成这一宁波最为庞大的水利工程，有 18个村的3254亩土地受淹， 17128亩山林被征用，大量库区移民被安置在溪口、大桥等地。

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述：“其岩绝壁千仞，故名千丈岩；水至半壁，有岩突出隔之，洒若飞雪而复为瀑布。亦名‘瀑布山’。” 宽阔幽深的亭下湖，汇聚了徐凫岩、千丈岩、三隐潭等高流飞瀑，也闪烁着雪窦山水迷人的独特景观！

徐凫岩（又名鞠侯）相传因这里曾有仙人骑凫徐徐升天而得名。徐凫岩飞瀑直泻、绝壁齐云，由于海拔高，每到冬季来临，飞流溅出的细沫，遇寒化成霜雪点点，染白了崖壁，飘落到水潭上凝成了“雪岛”，银练似的瀑流注入“雪岛”，从中形成一个奇特的“火山口”——这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“徐凫溅雪”。

徐凫岩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东支线的一个主要游赏地。自唐朝大诗人孟郊、刘长卿、皮日休、陆龟蒙、方干等算起，至少有100多位历代诗人对徐凫岩瀑布留下了咏叹。皮日休、陆龟蒙唱和《四明山九题》诗中，有歌咏徐凫岩的《鞠侯》诗，其中陆诗云：“何事鞠侯名，先封在四明。但为连臂饮，不作断肠声。野蔓垂缨细，寒泉佩玉清。满林游宦子，谁为作君卿。”

此后，写徐凫岩的诗更不胜枚举。如宋代王时会诗：“绝壁搀空云与平，横飞寒瀑万年声。杖藜过尽人间险，独向千山顶上行。”曾任南宋太学博士、监察御史，因忤权臣贾似道被贬，宋亡后隐居在雪窦山下的陈著，他笔下的徐凫岩气势磅礴、龙云相往，俨然仙境。明诗人楼则中诗：“一片悬崖势插天，昔人曾道此登仙。凫飞赤舄凌云汉，鹤载瑶笙度紫烟。”清黄宗羲在纂写《四明山志》之余，一时兴起隔着时空与皮、陆的《四明山九题诗》唱起和来，其中的《鞠侯》诗曰：“曾到徐凫境，岩形象鞠侯。瀑飞声自若，月影臂如钩。”

“拔地万重青嶂立，悬空千丈素流分。共看玉女机丝挂，映日还成五色文。”这是宋代大文学家王安石为千丈岩瀑布吟出的诗句。千丈岩瀑布是神奇的造化书写在雪窦山上的一行大美之诗！

对千丈岩瀑布钟情有加的，远不止王安石一人。如他的密友、并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曾巩，嫌在岩上飞雪亭凭栏观瀑不过瘾，又特意绕了一大段崎岖山路去岩下赏瀑。两相比较，一番感受也就浮上心头：“玉虬垂处雪花翻，四序雷声六月寒。凭栏未穷千丈势，请从岩下举头看。”

本土文人对千丈岩的吟咏另有一番情怀。如元代“东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诗曰：“匡庐亦有千寻瀑，无此凌虚翠玉台。身倚老松天上立，眼看飞鸟雪中来。”首句将千丈岩瀑布与庐山瀑布相比，称颂前者的雄奇险峻胜过后者。次句意境旷远幽深，非常独特。你看，诗人身倚苍老古松，一览众山，犹如站立在九霄云上，瞰视一群群山鸟掠过，就好像是从瀑流里溅出的飞沫。多么地气度惊人！

历代吟咏千丈岩瀑布的诗人还真不少，如唐代孟郊：“千寻直裂峰，百尺倒泻泉”，宋代楼钥：“惊见银河空外翻，奔湍千丈有余寒”，李遵：“珠瀑倒倾飞雪巘，翠虬翔舞出云堆”，郑清之：“试将法雨周沙界，千丈岩头挂彩虹”。明代李濂“雷雨在其下，飞泉半空响”。清代孙达“一片银河清不浊，四时玉雪夏如秋”等等。异彩纷呈，各有韵味。1937年4月，爱国将领冯玉祥到千丈岩一游，赋诗曰：“来到四明山，先看千丈岩。若能发水电，更能开我怀。”拳拳“忧民为国之意”毕现。

“山头出飞瀑，落落鸣寒玉。”“巨石如龙孙，莽莽烟雾里。”这是宋代文学家梅尧臣在《四明十题》诗里吟咏三隐潭瀑布的佳句。《四明十题》诗，堪称是对唐代“双星子座诗人”皮、陆《四明山九题诗》的隔代呼应。

“雪山名胜擅幽姿，不到三潭不见奇。我与林泉盟在夙，功成退隐莫迟迟。”这又是谁的诗？在这首短诗中，有传统文人情怀，兼具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情结。1920年冬，处于人生低潮的蒋介石又一次登临雪窦山，在三隐潭前口占留下了这首绝句。由诗言志，料想他在当年口占此诗的那一刻，为家乡名山胜水所醉，其功成身退、归隐林泉的愿望是真诚的。然而，他的每一次下野返乡的终局，都是东山再起。退隐山野只是刹那的意念，而把握权柄才是真正的夙愿。老蒋是行伍出身，在雪窦瀑布诗里，留下这几行文字颇有意思。

文人雅士对“瀑布山”吟咏不休，连皇帝老子宋真宗赵恒也凑热闹，下谕名千丈岩为“东浙瀑布”。其儿宋仁宗赵祯也不甘落后，在景佑四年（1037年）某个深夜，他在梦中神游“八极之表”，邂逅一处好山好水。醒后“慨想名山，感形梦寐”，认定雪窦山千丈岩“双流效奇”景观与梦中山水吻合。于是，又下圣谕：“遣内侍张履新赍沉香山子一座，龙茶二百片，白金五百两，御服一袭，表朕崇奉之意”，免除山民徭役，禁止上山采樵。有趣的是，在这梦过去约200年后，大宋帝国已偏安临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，赵祯的第九代孙宋理宗赵昀，又不知怎地惦念起了先祖的遗梦，追书：“应梦名山”四字，派人送到雪窦山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载：四明山“不乏逸人隐士，仙家辈出。”

早在晋代，四明雪窦一带已为王羲之、谢安、孙绰、郭璞、葛洪等名士所向往。最初大家都冲着刘、阮遇仙的传说，而来此寻觅仙迹。入唐后，心仪晋代名士游踪的大批诗人，沿着他们的踪迹入天台、四明，一路相携漫游，踏歌而行，由此形成了“浙东唐诗之路”。雪窦山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东支线，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登临、踏歌。

他们来到这里，一方面是倾慕其瑰丽山水，另一方面是礼佛参禅，或问道寻仙。只是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，唐后问道寻仙逐渐淡化，纵情山水和礼佛参禅成为主题与时尚。宋代大文豪苏轼至晚年痛感“不到雪窦，为平生大恨”！

溪口雪窦咏诗琳琅满目，文也不在话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的《中国散文鉴赏文库•古代卷》选收了先秦至清两千多年间367位名家之作，奉化作家占了2位；收录山水游记百余篇，其中有宋末元初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邓牧的名篇《雪窦游志》。而同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》，也收录有当代著名作家戴厚英的长文《结缘雪窦山》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在亭下湖边茂密得不见天日的丛林里，长眠着一位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先驱和奇女子。她就是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——宁波甬江女子中学的校长沈贻芗。

沈贻芗1901年出生于现已淹没在亭下湖底的亭下村，父亲沈楚珩是一位开明商人。她从小在奉化、宁波的教会学校就读。1922年入上海沪江大学，四年后毕业，在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初创的宁波圣模女校担任教务主任。次年，该校改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，改由美国教会主办。1927年北伐军到达宁波，甬江女中收归国人自办，由沈出任校长。她在学校推行导师制，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、学习、生活，形成了良好的校风，历届毕业生颇得社会好评，许多学生被保送进沪江、之江、金陵女大等高校。

1935年，沈贻芗受校董会派遣赴美留学、考察，1937年夏，获宾夕佛尼亚州立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归国。时值日军战机频频轰炸宁波，10月，她将学校迁往家乡亭下。奉化沦陷后，又率师生迁到董村、岩坑，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办学，1942年以甬江女中名义，加入鄞县临时联合中学。抗战胜利后此校迁回宁波，她多方筹资，再兴土木，广聘名师，重振甬江女中的声誉。

1951年5月，沈贻芗在“镇反”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，从此诀别这所倾注了她25载心血的学校。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磨难。文革期间，她被送回奉化亭下老家居住。兴建亭下水库时，作为移民迁到溪口镇。1983年，她的冤案终获平反昭雪，出任宁波甬港联谊会副会长等职，以耄耋之身继续为祖国效力。1989年9月26日，沈贻芗在沪逝世，魂归故里。（未完待续）